



嫦娥奔月的原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嫦娥奔月的方式——吃了丈夫向西王母讨来的不死之药，是没有疑问的。至于是否偷吃，又有异议，我的感觉是前者。理由有二，一是后羿这个男人传武打猎，成天不着家，嫦娥这个少妇百无聊赖，必会遍翻所有家当，今天拉这抽屉，明天开那柜子，那粒药丸不知被她端详把玩了多少次，除了咽下肚去，再玩不出其他花样；二是但凡凡人，就特别怕老，这种恐惧与美俱增。才子同样怕老，这种恐惧与才俱增。所以美丽与才华属于同类，只是一个在外、一个在内。老，是它们共同的敌人。嫦娥之美，美到极点，怕老也怕到极点，怕老超过怕死，是她偷吃不死之药的最大动因。

嫦娥药丸下肚，当即助下生风、脚底腾云，向着三十八万公里开外的月球奔去。想必那粒药丸是不配说明书、没有注意事项的，此谓天机不可泄露。因此嫦娥措手不及，惊慌慌张的模样，不难想见。但是，所有奔月嫦娥的形象，从最普通的月饼盒盖到京剧《嫦娥奔月》，无不从容端丽、娴雅飘逸。可能，这番美态并非事实，多是人们的想象。美则美矣，悲亦悲哉。戏里演她在广寒宫里独自呆了数千年，朱颜未改却无人欣赏，青丝不衰但无心打理，只能在中秋之夜望着热气腾腾的芸芸众生，唱出“清清冷落有谁知”的凄怨。对嫦娥来说，中秋实在算不得团圆节。对人类来说，到了中秋也未必能够团圆。东坡的词“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发生在中秋夜的高愁别绪。显然，中秋团圆未必是实，多是人们的祈望。

美女与才子属于同类，只是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因此嫦娥的悔意，李商隐感同身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偷吃了肉身的不死之药，义山则偷吃了才思的不死之药，也都因深陷寂寞、难以自拔而悔恨不已。凡人就更可怜，不老的身心未曾偷得半点，就要忙着找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离乡的人思乡、去国的人归国、失爱的人求爱、无亲的人寻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是奇异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没有媒体宣传个人，就连出版物也难得上真名，多半以“集体创作”而一言蔽之。然而有一个奇人的名声却“超导”一般不胫而走，以致东南西北无远弗届，靠的只是若干张别人翻拍、无意中翻印并自发传播的绘画照片。

那年，江西插队的陈丹青也觅到了几张边角卷拢的类似的传播物，多年以后他在文章中追忆道：“我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乃至新疆、西藏的青年画家那里意外发现葆元模糊不堪的素描黑白照片，那些照片显然被几度翻印，传看再三、临摹再三。当我北上就学，中央美术学院出任教的林岗、靳尚谊与朱乃正等老师都曾向我说起葆元兄。如今堆在书店里的素描范本也叫做素描吗？为什么就没有上海美专年代师生的素描集？为什么没有一本个人素描集，作者名叫夏葆元？！”笔者当年离开上海小乾坤走出国门，会晤到来自国内许多省市的各路画家回上海，他们全都急向我打听上海的夏葆元为何方神圣，并且毫不隐晦曾经临摹过上文提到的那些照片上的模糊图像，还承认受到了受益匪浅的启蒙，包括那些自视甚高者都毫不隐晦地加以承认。日后我与葆元从相识到相知，原来他却是一个事事低调的谦谦君子；他敬畏艺术，因此对于同行中凡优胜者从不吝啬地报以他的喝彩！

然而众所不知的是，1983年，在日本的筑波世界博览会上，一列用电磁铁悬浮支撑而没有轮子的运行车辆，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实，早在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以搬迁到长沙的“哈军工”主体专业为基础，组建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任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主任张良起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国际上方兴未艾的现代控制理论的研究方向，把磁悬浮技术作为应用的研究对象之一。在自动控制系的教员和实验员的努力下，他们利用废旧的变压器铁心和铝型材，自己绕制线圈和组装磁铁，实现了原理装置的磁悬浮控制。

在前一阶段磁悬浮技术为

于是在八月十五那天，人，自己给了自己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本是一个失去了温情的日子、一个失去了归依的日子，正如李商隐的另一句诗：“未必圆时既有情。”这个节日，是为了让人去感念别人的温情、去寻找自己的归依，在除却盈盈的三百六十四天半里，好好地寻找、好好地珍惜。所以，若是此夜风清气淡，自当翘首凝望月廓的满盈，低头慰藉心头的残缺；若是此夜雾浓雨晦，亦当对着那轮看不见的明月，对着这颗看不见的内心。月与心，始终存在；失去的与得到的，始终存在；拥有的和寻觅着的，始终存在。

素白如新，精圆自洁，恍若今宵初度。碧海无边，青天未远，举手相邀能晤。万人皆仰，当此刻、倾樽无数。歌动清风玉露，言销绮语佳句。如何独患寂寞。守千年、此身无据。应恨人间易老，天生难弃，换却温情不顾。广寒外、犹听是低语。除却盈盈，谁同暮暮？

这支词牌，唤作《天香》。“天香”的意思，向来有不同的说法。花香和神香是最明了的，前者令人羡慕花之妍丽，后者令人仰慕神之飘逸。还可比作雅乐清歌，将听觉幽幽地延向嗅觉。天香更可比作美女，李渔叹息千女易得、一美难求，就说“天香未遇”。我以为嫦娥是最配天香之名的，一来她住在天上；二来对她的姿容，人们只能凭美妙的香气来想象。闭起双眼，那一缕氤氲立立的天香，就会从嗅觉慢慢地化为视觉。

且慢，月上不是还有个吴刚吗？他是指望不上的。这个被深深羁住的汉子，全部心力都花在砍伐桂树上，以至于想不起何为得到、何为失去。不是还有只玉兔吗？它也是指望不上的。动物比人自在，因为它不懂得何谓孤寂、何谓温情。玉兔有三窟，在中秋节，它是嫦娥的配角；到元宵节，它就成了主角；它还常来人间，不再捣药，而是慢条斯理地，啃食青草。

爰爰有兔，天教莹白，厮守离仙孤树。寻常也惯到人间，为此际、得偿幽独。春池秋草，迷离扑朔，念惜流光可数。平生着意筑三巢，愿长与、风回蝶舞。（调寄《鹊桥仙》）

葆元有长达数十年处于艺术生涯的逆境。首先是他毕业后被分配入市手工业局下属的某单位，此地绘画被视为“不务正业”。1972年他的黄河组画之三《黄河忿》受到批判，之后其处境则更为艰难！好几次利用业余完成的创作小稿，还未挨上评审就被“就地正

夏葆元和他的年代

何宁

法”了！一切迹象显示，他被当年的“美术界”打入了“另册”。葆元虽一时气馁，但不久便转向利用素描写生展开对于生活中“直观性命”的小人物的研究，从而与时尚的“红光亮”式的英雄人物分道扬镳；不料打开了另一扇门户，形成了那个年代更为健康的一种另类风尚；由此对70年代以降的上海乃至全国产生了导向作用的影响。

1983年，在日本的筑波世界博览会上，一列用电磁铁悬浮支撑而没有轮子的运行车辆，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其实，早在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以搬迁到长沙的“哈军工”主体专业为基础，组建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任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主任张良起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国际上方兴未艾的现代控制理论的研究方向，把磁悬浮技术作为应用的研究对象之一。在自动控制系的教员和实验员的努力下，他们利用废旧的变压器铁心和铝型材，自己绕制线圈和组装磁铁，实现了原理装置的磁悬浮控制。

在前一阶段磁悬浮技术为

最近一次听到萨克斯演奏是在一个地下人行通道里。那天晚上十来点钟光景，我有事去市区经过这个地下通道时，看到一个瘦瘦的男青年在很投入地吹奏着一管萨克斯。那时行人已经不多，不再拥挤的通道仿佛成了共鸣效果颇佳的演奏场所，那青年人演奏的那曲《今宵》，也就油然地打动了我的心。

1814年，在比利时的迪南小镇上，一个名叫安东尼·约瑟夫·萨克斯的青年人发明了一件奇特的乐器。这乐器有着类似木箫的吹气口，金属制作的圆锥形筒体上，设有风琴那样的按键。可惜，乐器制造商和上层音乐家对这件玩意不屑一顾。所以直到1844年，在经过整整30年以后，作曲家柏辽兹才为安东尼争取到一个在巴黎音乐会上演出的机会。殊未料到的是，观



玉莲溢香

（中国画）

陈世中

众们一下子喜欢上了那些荡气回肠、委婉曼妙的旋律，这件乐器也很快成了巴黎音乐界的宠儿。很快，法国政府将其列入军队必备的乐器之一。1846年，53岁的安东尼为这件乐器申请专利，并根据自己的名字，将它命名为“萨克斯管”。

或许，因为走过了这样一段风霜雨雪的历程，所以，萨克斯更擅长于吹奏那些略带沧桑的乐曲？

在我们所熟悉的萨克斯乐曲中，最著名的当是肯尼金的那首《回家》。许多次，踏着暮色走在下班路上，听到从沿街商铺里传出这首乐曲时，内心便没来由地泛起一阵感动。有一次，我在深夜里观看一出电视剧。剧中的主人公，一位外出打工的中年人在除夕的黄昏，冒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匆匆走在通往老家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给小孩的礼物

给小孩最好的礼物：小时候能帮他好好玩，帮他有时从学校逃离一两天，就是逃学获得片刻自由。少年时代能和他讨论青春期的各种困惑，不伤害地参与他初恋的讨论，保护他向往爱情的能力与热情。当他有了自己的梦想，能鼓励他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当他长大成人，能站在车站送别时说，你前途如此灿烂，出发。

母亲的爱是最不同的爱，大多数爱都是要爱的人和自己在一起，但母亲的爱，从最开始，就想让爱的人能安全完美地离开自己，走向自己的生活。

山区小道上。随着画面上袅袅飘起的炊烟，一曲肯尼金的《回家》似乎从大山的深处传来。那一刻，我被震撼了。那位打工的中年人一定听到了老母亲的呼唤，一定看到老人家倚着门框眺望着山外的殷殷目光了吧？家是温暖的港湾，家是情感的归宿，沧桑的萨克斯吹奏出的，分明是家

人对奔走在外的亲人的真情呼喊，风雪夜归人对家的急迫的思念。

也曾在央视音乐频道听到中国海军交响管乐团演奏的萨克斯多重奏《二泉映月》，它同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整个演奏对声部的处理十分严谨，细节上无可挑剔，与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相比，萨克斯的演奏既保持了一份细腻和阴柔，具备了幽远、空灵的特性，同时，又透出了它所特有的一丝沧桑。不知道那位在人行通道里吹奏的萨克斯手是从何处而来，又将流浪何方。我只是想告诉他，人生的旅程多不平坦。他或许还要停顿一段时间，但只要融入时代潮流，找准奋斗方向，终究能够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幸福来，就像萨克斯从问世之初被冷落，最终风靡整个世界一样。——其实，萨克斯也能演奏不少欢快甜美的曲子，比如《美酒加咖啡》《茉莉花》，还有那许多舞曲。

1985年夏葆元在蹉跎了生命中最美好的20年之后终于进入了上海油画雕塑院，时年四十一。油雕院的领导和学术部门在薪火相传的名义之下举办了这位绘画名师从1965-1988年的作品回顾展，引发了对那个年代波澜迭起的缅怀和共鸣。

在油雕院工作三年后的1988年夏葆元远赴美国。我愿记录葆元在初到纽约时一个感人的片段，以结束此文：初来乍到，葆元随一众画家在时报广场，为游客画像，以赚取第一年的学费。那天，有一位少女款款走来，径自停留在葆元的摊位前落座，并指明要作一幅色粉笔画的肖像。待肖像甫告完工，就直接被来人带去早在8年前到纽约的陈逸飞在SOHO的工作室；据那天在场的某一个同行陈述：“逸飞对着图画端详良久，眼眶随之湿润起来——逸飞尊才，不见同行相妒的惯例，是英雄识英雄啊！”那个在场的助手如是加以评说。

毛主席在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专门提出要参观小型磁悬浮试验样车，还在现场作出了“要跟踪这项技术的发展方向”的指示。当年，“磁悬浮列车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终于被

为了中国人自己的磁悬浮

尹力明

列入了国家科委的“八五”攻关项目。此时，哈军工的第一代传人已经在国防科技大学把“哈军工精神”传承为“银河精神”，在银河精神的激励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哈军工的第二代传人必须承担起历史的责任。磁悬浮技术课题组是个战

“腰缠万贯”指人极为富有，形象意义是腰间缠着万贯巨款。古时的铜钱一般用绳子穿着，千枚铜钱为“一贯”。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发行了纸制“大明通行宝钞”，面额为“壹贯”。当时“壹贯”等于铜钱1000枚，或白银一两，或黄金四分之一两。由此换算，当时的“万贯”等于白银10000两或黄金2500两。

据考，自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斤为十六两，旧制一两可折合现在的37.30克。一说明代的1两相当于现在的36.9克。如以一两37克匡算，万贯当有37万克即370公斤（千克），约为普通3人之重；如用黄金折算，也该有90多公斤。结论：“万贯”难缠腰间。所以，“腰缠万贯”只是夸张的说法，你我都别当真。另外，你如在腰间缠个小包，包内藏个信用卡，那就万贯甚至几十万贯也只是轻于鸿毛的小菜一碟。

车间里，参与磁浮转向架制造和总装的全体人员，放弃了到点下班的常规，挑灯夜战，终于在清晨完成了第一台产业化的磁悬浮转向架的最终装配。5个月后，中国第一辆全尺寸的中低速磁浮列车终于在国防科技大学的试验线上运行起来。

这辆试验样车的研制成功，也为之后上海引进德国的高速磁浮列车准备了一批业务骨干和技术队伍。今天，当人们享受着磁悬浮列车带来的高速便捷时，我们一代哈军工人，又在继续为新的技术努力奋斗了。

十日谈

心中的哈军工

回忆起在哈军工的学习生活，让人无比自豪。